

本报记者 王小蒙

肝衰竭危及性命 妹妹和女儿抢着捐肝

李鲁勇是菏泽定陶人，今年45岁，身体瘦弱的他只有一百来斤，但气色比以前好了很多。二十多天前，他接受了肝移植手术。10日上午八点半，记者在省立医院见到他时，一家人正开心地准备出院。

“感觉挺好的，没有明显的不舒服。”李鲁勇说，他被肝病折磨了20年，没想到有一天能治好。“年轻时就患上了乙肝，不间断地看病，经常来济南，也去过开封，北京、上海的专家也都咨询过。吃过不少药，肝病却眼看着越来越厉害。”

两个半月前，李鲁勇突然出现严重的腹水，三千多毫升的积水憋得他喘不上气。“稍微一走动就喘得厉害，一直持续了半个月。”随着病情逐渐加重，李鲁勇在一个半月前转到山东省立医院。

“他已经出现肝衰竭，只能进行肝移植，不然随时有生命危险。”妻子王永翠还记得当时医生找她谈话，必须要尽快找到合适的肝源。但O型血的肝源尤为紧缺，亲属间肝脏捐献或许还能有希望。

“兄妹的血型应该是一样的，要不让李薇验个血试试。”从李鲁勇住院开始，妹夫于钦伟就从南昌专门赶回来，陪在身边随时照顾着。当他看到哥哥一家为肝源一事发愁时，他果断提出，可以让妻子李薇配型试试。

得知哥哥需要肝移植，当时还在南昌的妹妹李薇，立马去医院验了血型。“O型血，我应该能救哥哥了！”李薇连夜赶回济南，准备再做进一步的配型。

“女儿也想着给他爸捐肝，说20年前是爸给了她生命，现在她也要救父亲一命，来报答养育之恩。”王永翠说，妹妹和女儿都争着给丈夫捐肝，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这让两口子一度难以抉择。“妹妹也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。”

“配型成功就我来” 妹妹捐出一大半肝脏

“侄女年龄还小，将来还得找对象、结婚，我身体好，用我的！”李薇已经打定主意。“我说不要再争了，只要我配型成功，你就争不过我。”李薇对侄女说。配型成功的结果出来后，李薇更坚定了当初的念头。“我就是遭点罪，不会有太大的影响，还能救哥哥一命。”

活体器官捐献要经过医院、卫计委审核，还要全体亲属同意。李薇的丈夫于钦伟第一时间表示支持。“就是婆婆有点担心，一开始不太愿意，丈夫还帮着劝说婆婆。”李薇说。

手术前一周，李薇通过了审核，开始积极做起捐献前的准备工作。2016年12月18日上午七点半，李薇被推进手术室，手术一直进行到当天晚上六点。

手术中还发生了一段插曲。“术前想着把小一些的左肝捐给哥哥就行了，手术中才发现左肝偏小不够用，只能捐大一些的右肝。”担心妹妹身体的王永翠打算放弃，回家筹钱寻找新的肝源。

“左肝虽然比右肝小，但术中发现比预估的还是要大一些，也足够李薇用了。”省立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刘军说，在保证供体安全的前提下，妹妹给哥哥捐了大一些的右肝，有640g，相当于60%的肝脏。

“手术都已经进行了，再说妻子留下左肝也没有危险。”于钦伟虽然很担心妻子身体，但当时并没有太多犹豫，依然坚定地在同意书上签了字。随后他便一直等在手术室门口，忐忑不安地连抽了三包烟。

妹妹捐肝给哥哥 十多年还是头一次

住院二十多天，李薇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，仅剩刀口附近还有点疼。“目前李薇的肝功能已经恢复，再过半年左右，肝脏还会再增加原来三分之一大小。”刘军说，尽管技术比较成熟，但受限于肝源紧缺，



1月10日，完成肝移植手术的李鲁勇正准备出院。前不久他还因肝衰竭一度生命垂危。听闻肝移植才能救命，妹妹李薇毫不犹豫捐了一大半肝脏给哥哥。被肝病折磨二十多年的他因此重获新生。

只要哥哥好起来 我愿把肝分一半

哥哥被肝病折磨20年，妹妹捐肝让他重获新生



快出院了，妹妹李薇给哥哥李鲁勇好好打扮一番。 本报记者 王小蒙 摄

移植手术仍十分有限。“肝源有两种途径，一是等待捐献肝脏，二是亲属间活体肝移植，从全国来看，后者约占10%。”

刘军介绍，亲属间的活体肝移植多见于父母孩子之间，而又以父母捐献给孩子的多。还有的是夫妻之间捐献，但兄妹之间，尤其是妹妹捐献给哥哥的，十年来还是他们医院的头一例。李薇说，他只比哥哥小一岁，从小两人感情很好，哥哥一直以来对她帮助也很大。

“当时女儿没有争过姑姑，

还大哭了一场。”王永翠说，感恩姑姑恩情的女儿，贴身照顾着刚手术完的姑姑，给她洗脸洗脚，喂她吃饭，直到出院。

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李自强介绍，患有内、外科常规方法不能治愈的肝病，预计在短期内可能死亡，尚能耐受手术者均适合做肝移植，而手术后需要长期服用抗排异的药物。

由于缺少供体，每年都有很多病人等不到手术遗憾地离开人间。专家介绍，我国目前未

实施脑死亡法，中国的传统观念对器官捐献也有很大的干扰影响，这一系列因素，制约了我国器官移植的发展。

据报道，截至2016年3月，全国已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6.6万余人，成功捐献6624例。记者从省红十字会了解到，截止到2016年底，我省线下登记器官捐献人数累计达2432人，线上通过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在线登记1404人，累计实现器官捐献845例。

再见了这个世界，再“见”这个世界

聊城五岁女孩患脑瘤去世，捐出眼角膜

1月10日下午三点，聊城五岁女孩听听永远闭上了眼睛，走完了只有五岁的人生。听听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，她将以另一种方式继续“看”世界。聊城东昌府区红十字会和山东省眼科医院的大夫来到听听家，鞠躬与其告别后，摘取了眼角膜，她也成为东昌府区首例眼角膜捐献者。



在场工作人员鞠躬送别听听。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

本报记者 邹俊美

听听平静地走了

10日下午五点多，记者来到听听家，听听平静地躺在床上，白色的床单盖住了她可爱的小脸。听听父母的亲朋都守在家里，气氛凝重。听听的妈妈一时还无法接受女儿的去世，爸爸和奶奶的眼眶都红红的。

最近一周听听一直深度昏迷，叫不醒，不哭也不闹。8日那天，她突然变得话多了，嘴里一直出声，但大人听不懂在说什么。“9日，她呼吸有点不顺畅，吸上氧气依然不能缓解，10日一天都是呼吸短促，下午三点多就不行了。”听听奶奶含泪说，听听走得很平静。

听听去世后，他们联系了省眼科医院。下午六点左右，省眼科医院和东昌府区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来到听听家。签好协议后，所有到场人员一起鞠躬送别听听。山东省眼科医院的大夫摘取了听听的眼角膜。东昌府区红十字会工作人

员说，听听是东昌府区首例眼角膜捐献者，聊城市只有8例。

孩子没白来世上一趟

听听三岁时查出患有脑瘤，两年来，做了三次手术，化疗、放疗几十次，身上插着各种管子，到处都是针眼。经受了人间所有痛苦，但孩子很坚强，从来不喊疼。去年12月，听听的病情恶化，脑瘤细胞转移到全身。得知孩子的病没有希望时，听听父母做出捐献女儿眼角膜的决定。

去年12月17日上午，东昌府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登门为听听办理角膜捐献相关手续。听听爸爸杨潇代女儿填写角膜捐献申请登记表，接过写有女儿名字的角膜捐献登记证书。

“孩子得病的时候，得到过社会的捐助，我们想把她的眼角膜捐出去回报社会。”听听父亲杨潇说，让女儿的“眼睛”留在世上，让她换一种方式继续“看”世界。去世对听听来说是一种解脱，但丧女之痛让听听的父母，一对八零后夫妻异常

悲痛。

“孩子的眼角膜能让别人重见光明，孩子没白在世上走一趟。”听听的奶奶说。

能帮多名患者重见光明

“她的眼角膜至少能救治两人。”山东省眼科医院的大夫张晴宇说，原则上角膜移植是“一对一”的，也就是说一名捐献者的一对角膜，经眼库检测合格后，可使两名单失明的病人复明。但近年来，随着角膜移植手术技术的提高，一个角膜也可能能救多个人。

张晴宇说，中国人对逝者能否安详闭眼很在乎，但摘取眼角膜不会破坏捐赠者遗容。“眼角膜是位于眼球前壁的一层透明膜，摘取眼角膜时为了保证它的完整性，可能会带点白眼球，但是不会破坏捐献者的仪容。为了让家属相信，摘取时一般都会请家属监督。”

听听的眼角膜摘取后，他们会尽快联系上有需要的眼疾患者并实施手术，让听听的眼角膜点亮别人的光明。